

## 一、一個平凡人的傳奇故事

一九二四年，在中國大陸西南高原上，秀美的昆明湖畔，雖已進入初冬時節，但在四季如春的花都，卻仍是春意盎然。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合院內，燈火通明，喜氣洋溢，斷斷續續響起陣陣鞭炮聲，賀客盈門、川流不息；一個平凡幸運的嬰兒出生了，原來那就是我，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。

在我之前，母親一連生了兩個姐姐。中國人的傳統，一向都是重男輕女的；我們家當然也不例外，因此母親曾受了公婆——我的祖父、祖母不少的氣，日子著實難過。她不斷祈求上蒼，盼能生一個兒子。果然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出生的時候，真的給全家老少、諸親好友帶來極大的歡樂。尤其是母親，當時喜極而泣，終算有了揚眉吐氣之日。

先父在清末民初時，是銀行界的知名人士，後來經營國際貿易，並開創了一

家建設公司。在抗日戰爭期間，曾為國家承建了部份鐵、公路，因此當時家庭尚稱富裕。

在這個家庭中，我成了人見人愛的寵兒。三歲的時候，就穿上了長袍馬褂，那是當時一般紳士們的服裝。頭上還戴了一頂瓜皮小帽，威風八面，要甚麼就有甚麼。在我五歲那年，有一個法國商人和父親做生意，他特別從法國帶來一輛玩具小汽車送給我。這輛小汽車，是可以坐在裏面，用腳踩著駕駛的，在庭院裏面來回地跑，神氣十足。在同年齡的小孩子當中，我乃是那唯一的「有車階級」。

後來我上了幼稚園，一直都是私立的貴族學校就讀。一九三八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烽火瀰漫之際，我進了一所教會學校讀中學。這一所教會學校，辦得非常好，裏面有美籍老師，用英文教課，水準很高。教會學校裏面，常有一些宗教課程，像是教導聖經真理。每天也都有早會，要唱基督教的詩歌，講一點福音。老師們也向我們傳一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道理，希望我們能夠相信接受。但我不肯相信；不但如此，對老師更有反抗的心理，認為基督教乃是洋教，我才不要去信這個！我有很好的家庭環境，甚麼也不信，只相信我自己的父親。因為他有錢，有一天他百年之後，所有的財產非我莫屬，有甚麼會比這個更實在的呢？

我非但自己不相信，而且還譏笑那些基督徒的同學們，拿他們做爲取笑的對象。總覺自己很神氣，只有懦弱的人，才需要去信仰上帝。此外，我還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，因爲看到清末民初之時，中國屢受列強的侵略；尤其是清朝年間，這些洋人們，用洋鎗大砲，侵略我們，把基督教帶到中國來，奴化我們中國人。因此我對基督教，非常地仇視。洋人侵略我們，爲甚麼我們要相信他們的宗教呢？我曾發過誓，賭過咒，我這一輩子，將永遠不會進入基督教的禮拜堂。儘管如此，那幾年的學校生活，耳聞目睹，基督教並不若我所想像中那麼地可憎。無形之中，十字架的詩歌和福音信息的種子，竟種入了我的心裏面。



## 二、國家危難投筆從戎

一九四一年，我高中畢業，當時中日戰爭已經到了千鈞一髮之際。中國領土大部份淪入了日寇手中，生靈塗炭，多少無辜的人，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。有大量的難民紛紛逃亡，湧入了大後方四川和雲南一帶的地方，父親親眼目睹這些慘像。六月間剛剛舉行完畢業典禮，日軍已經進入了貴州獨山，雲南邊界的龍陵和騰衝也被佔領。後方吃緊，全國上下萬眾一心。那時候的口號是「國家至上，國破家何在？」這些口號激勵了許多青年人的愛國心。我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天，高中畢業之後，由於愛國心的驅使，真的感到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就毅然投筆從戎。當然我的父母一定會反對，於是我偷偷地去報名，參加昆明遠征軍機械化部隊的學生隊。那是在號稱「十萬青年，十萬軍」的前一年，政府號召知識青年，參加遠征軍，到國外接受特別訓練和裝備。通過了體格檢查合格，我在臨上飛機

的時候，才給家中寫了封信，說我去從軍，搭飛機前往印度了。母親知道之後，哭得死去活來。因為她親眼見過中國兵生活得苦，吃不飽，穿的是草鞋和破軍服；如今自己的兒子，也要過這樣的生活。其實她不知道，我們去印度，穿的是美軍制服、卡其布、大皮鞋，吃的是美軍糧食、罐頭牛肉、乳酪和巧克力糖，使用的是美國最新式的武器。

父親的想法卻不一樣，他認為：孩子長大了，在國家多難之秋，去當兵效力也好；但願上天保佑，戰爭早日結束，兒子可以解甲回家。於是我就踏上了征途。我們由昆明坐美軍運輸機，飛往印度的一處基地，換下衣服，穿上美軍軍裝，再坐火車去藍姆加訓練基地。

當時的情勢是這樣的：日軍由馬來半島和泰國進入緬甸，英軍節節敗退。後來中國軍隊從雲南前往支援英軍，戰局改觀，中國軍隊在前面打，英軍則留守後方。日軍見到這種情形，就轉從臘戍去攻打英軍，英軍沒有通知中國軍隊就撤退了，迫使中國軍隊也不得不往後撤。據說蔣委員長曾暗示邱吉爾首相，槍斃了六個英國軍官。

中國軍隊和英軍便一同撤往印度的阿薩密省，日軍乘勝追擊進入了印度，國

軍堅守印度邊界大城——依思法爾，日軍久攻不下。進入阿薩密的日軍部隊，又被中國軍隊完全消滅。所以日軍佔領了整個緬甸之後，沒有再入侵印度了。我們和美軍、英軍、印度軍會合，並肩作戰。美軍有短期速成訓練學校，我被分配到其中的通訊學校去受訓。因為我所讀的私立教會學校，有外籍老師教過英文，經過他們簡單的考試，認為我的英文程度還可以，就叫我去學通訊。這個工作比較安全，不像在前線作戰，殉職的機會大。我所學的主要是無線電方面，負責和美軍、英軍、印軍互相聯絡。我在這個通訊學校裏面受訓，八個月之後在印度的中國遠征軍也整編，有新編的三十八師，師長是孫立人將軍，還有二十二師，師長是廖耀湘。後來把這兩個師擴大成軍，三十八師就擴大成爲新一軍，軍長是孫立人。廖耀湘所領的二十二師，則擴大成爲新六軍。於是在印度，我們就有了兩個軍。我被分配到新一軍的軍部，開始做通訊的工作，準備由阿薩密越過野人山，進入緬北與日軍作戰。一路上行軍，我是以無線電話爲主，也要操作有線電話。在野人山行軍的時候，我擔任班長，帶了幾個士兵，一路上架設電話線，這種蠻荒原始森林地帶，有很多地方都是無路可走的；我帶著幾個通訊兵、馬匹，馬背上駝著電話線，照著指南針，一面開路，一面往前走。我的幾個士兵中，有的身體很